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靜觀卷之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塞上翁。家有走馬。突入胡地。鄰人歎其失馬。翁曰。安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多引胡虜駿馬歸。鄰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既得駿馬。其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拊問。翁曰。安知非福。居一年虜熾。丁壯皆控弦死戰。翁子以臂折得免。唐張宣赴調。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有十一口。

依在貴境。今特迎謁。宣問縣名。不對去。宣與所親言誌之。及補湖州安吉縣。宣以不便告退。親曰。前夕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從之。及秩滿。又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今從彼來。豈再往乎。女子曰。妾已遷居。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爲累耳。明府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及唱官。乃

得杭州臨安縣。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
去。吾其憂乎。到任半載。果卒。吁。數不可移如
此。

曹景宗既貴。謂人曰。我昔居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逐麇射之。
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
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
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口新婦念此悒悒使人氣盡。

伶玄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玄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楊國忠擅權。有婦人叫閤見曰。公何昧否。秦之道位極人臣。不能效前朝杜房蹤跡。乃納賄奢佚。以恩付兵權。以愛使民牧。欲社稷安而。

家。族。保。其。可。得。乎。國。忠。怒。曰。造。次。犯。宰。相。不。
懼。死。邪。婦。人。曰。公。不。知。死。翻。以。我。爲。死。我。來。
白。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
也。民。胡。灾。也。言。訖。不。見。後。祿。山。變。起。方。悟。胡。
字。焉。

貧賤不如富貴邪。抑富貴不如貧賤也。人莫急
溫飽。華飾美矣。然補破遮寒。溫則一也。盛饌
美矣。然糲食充饑。飽則一也。委積愈厚。鞭筭

愈○切○鬚○鬢○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爲○于○計
又○爲○孫○謀○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
勞○苦○也○肥○甘○乃○致○疾○之○媒○粉○黛○乃○喪○身○之○具
動○由○順○境○少○摧○挫○或○飲○氣○而○亡○素○處○秦○養○見
風○霜○輒○沉○疴○莫○起○貧○賤○者○無○是○脆○弱○也○損○人
致○富○召○怨○實○多○官○爵○雖○高○冰○山○更○險○貧○賤○者
無○是○驚○危○也○孰○謂○貧○賤○不○如○富○貴○邪○然○則○富
貴○傲○貧○賤○惑○也○貧○賤○諛○富○貴○惑○之○甚○也

呂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
謂從布衣時。受楊知獎。不忍坐視。獨至藍田。
與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向未望顏
色。何敢叨薦。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
乎。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哭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
其所言。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
多時。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蓋貪欲
一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
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
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明珠一百斛。更添百
斛也。只心不足。候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

在哉。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偃蹇，况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况其下乎？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黜不取。

次年復出是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宣公藻鑑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范文正守饒，有書生上謁，言生平未嘗飽，天下寒餓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公具紙墨爲打千本，使售京師。一夕雷擊碎其碑，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五十未娶，魏公百爲求婚，將遂，其人輒死。公

賜以侍兒。未及門。注死。噫。韓范功名富貴。如
泰山不能底。此兩客邪。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
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
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
安得此位乎。

明僧智暕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
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

盡辛苦。受盡驚怕。爲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濶。秀才做官。服食輿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爲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爲確論。噫。吾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

可知者。叔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

樹豈可作車頭。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
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佞以殺身逢迎。何益。

洞賓隨雲房同憇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
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兩娶
貴家女。簪笏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
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
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
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

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

張江陵喪父。巡撫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

此皆宿名之士。卽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笳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知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甘露事敗。王璠舉家無少長皆死。初璠在浙西。繕城濠。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

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莫知其旨。京
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徵也。尚書
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
有玉也。尚書之子名瑕。休休絕也。庸作吉徵。
果赤族。

桓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時有遠方比丘尼。
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

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世如郵官如寄。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襍蔓於墟丘。今人所競。忝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俗之不能以相兼。

宋曹詠侍郎妻厲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反目而歸乃適詠不數年詠以秦會之嫺黨驟擢

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
用精麗供侍尊嚴歎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
居享吾家豈能留後會之歿詠貶新州而亡
碩人領二子歸喪二子不肖家蕩至不能給
朝脯僦居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
花竹蒼茂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
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
態不可料若此方詠盛時戚屬承附獨碩人

之兄厲德斯不然詠百端脅治竟不屈及會
之殂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榭孫散賦
一篇洎詠貶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雞
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
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冗底律貪之
謂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
收長物金三品密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

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直。
恁。埋。藏。却。煞。有。人。曾。作。主。來。由。此。而。觀。積。而。
能。散。君。子。避。之。爲。富。不。仁。古。人。深。戒。

韓侂胄携家宴西湖。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韓顧一族子曰。汝能
詩。可詠此。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
一。人。頭。上。耍。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
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有士人貧甚夜則焚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從若只富貴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

行而出。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日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王播少貧。嘗向木欄院隨僧飯。僧厭之。播至已飯矣。題字而返。後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損壽。高駢延
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促齡。生其可法。延
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屢脫
賊鋒。而卒戕於猛獸。死其可僥免乎。蚩尤神
姦絕力。而竟殲於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
隕於漢祖。利其可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
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藝祖。
害其可智脫乎。世人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慙

火煎熬命盡須臾而心營千襪幾伏眉睫而慮周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漁獵生人。朘膏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而安己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於刀斧狐疑者竝殺子孫安於泰山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冤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

有人談美婦人如西施王嬙白鬢髮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宰也侂胄大笑雖愛其媚已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

做小人者非邪。

宋孟昶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召者趙也。贖者蜀也。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昶固有先識哉。

宋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點水不着墨。傳者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

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張易之造一堂甚麗。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削去復書。前後凡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聞要人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郭弘霸爲御史。時魏元忠病。寮屬省候。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鱸而嘆。左右問曰。何嘆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鵝鵲鷓鴣。上

下而飛鳴士女蕩槳鼓棹嬉遊謠唱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長風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宋生傷楚些之文麗玉抱空侯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當其悲來不悟其權當其權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讌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亡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

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真特地也。命也。地也。

周逢行爲武安節度。婦人所着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且幅者福也。福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唐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詣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參敗。申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今爲鴟梟。可乎。遂賜死。

武廟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於鄉。夜聞空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竝好爲之大數。已定。神人預告之矣。

趙涓精奕。號爲國手。憲廟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今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

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

涓竟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鄙人多不

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藪千金。唯儉以裨躬潔，以及衆，方爲達觀之道。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其不祥，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澤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

死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谷子果以盜誅。

王椿字元壽，獻子也。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

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斂。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西湖傍近編竹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

者可得之。故杭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筴，編筴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筴。

赫赫炎炎他日冷，笑之其熙熙攘攘昔時痛哭之資。

雷宣微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仗，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宋人有累世行德。家無故。黑牛生白犢。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犢。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戰死。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俱復明。禍福之轉。而相生若此。

醒迷人。甘淡薄。茅屋布衣。心自足。布衣不破。勝羅衣。茅屋不漏。如華屋也。若癡也。若朴。一生

正直無私曲終朝睡到日三竿起來幾碗黃
蓋粥或彈絲或品竹常笑他人徒碌碌南北
奔馳爲利名爲誰辛苦爲誰蓄夫妻圓兒女
育雨裏鮮花風裏燭多少烏頭送白頭多少
老人爲少哭滿籬金滿堂玉何能得免無常
促臨危漸覺一場空只有孤身無伴僕嘆秦
公嘆金谷古今興廢如棋局我今打破醒迷
關迷者欲醒須常讀

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鄭注鎮鳳翔。請韋溫爲副使。溫辭。或曰：拒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

不測之禍矣。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謚曰縱。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

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間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問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咲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慘人割一脣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髭。誤謂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玄宗時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供具極鮮。景暘問曰。如此快活。何爲不罷。

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

事鄭遂得罪。

漢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宅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珍怒曰：豈可徙官舍拓私家。余曩見今時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不再傳而屬他人矣。噫，慶源堂今作別人室，請地者竟何益哉。

董卓擅權，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云事不成，守

此塢足以畢老。豈知一敗掃地。塢其爲汝守。邪。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卽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卽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卽不得富。家翁之胎也。

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以病。問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

役傷脊黃第今敗壞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
卽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有日夜來雙月滿曙後一
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
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太監李廣以左道招賄建毓秀亭於萬歲山旣
成而小公主患瘡廣飲以符水遂殤未幾清
寧宮又災太后謂其犯煞怒曰今日李廣明

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廣懼飲鴆死。上猶意其有秘書。遍搜。只得一納賄簿。中載某送黃米幾百。某送白米幾千。上詢左右曰。廣食幾何。受許多米。對曰。黃米乃金。白米乃銀。始悟廣濫贓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懼甚。星夜赴戚。吮壽寧侯處求。求月下。轎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姓名一一傳布中外矣。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荅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高材令黃巖。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

之材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
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
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
下累累塚。料得爭山人更多。其人慙而還之。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蟹不歸而蝮敗。
木見斷而蠹殄。凡物有所附者。必與所附而
俱盡。奸臣盜國。國破而家亦旋亡。螿蚶盜人。
人死而蟲將安守。凡物有所盜者。必與所盜

而俱盡。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棕一殮。萬錢。有客見人牧牛山隴。凡幾萬口。云供相公食者。指顧問人牛烏有。由此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實命使然。妄覬何爲。雖然盛衰循環。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能世守否也。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

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高宗之畏檜。至矣。小人卽忝獲恩寵。人主是非之明。其能掩乎。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日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
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無
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詩謠也。

處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作此寂寂。無
奈窮愁何。而恒思一旦富貴。伸其眉頭。及時
運偶來。富貴入手。錦衣玉食。曲房華堂。聲伎
滿前。賓客願指。快心暢意。不復憶窮愁爲何
物。轉盼呼吸之間。遭衆喙觸。主怒。輕則投荒。

竄遠。八口淒涼。重則伏鑽。潤鼎。九族並坐。回。
想。籬落之下。布衣豆藿。夫婦相保。豈不是天。
際真人哉。

偽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
抵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
於竿頭。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
黃菜葉。一朝西風來。乾煞後竟驗焉。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

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惜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葬。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爲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爲福也。世有榮啓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爲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爲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白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

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定如此

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欹枕通夕殤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意念所須不增毫末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矣

李綱極善作事苦不得君王安石極爲得君不善作事孔明忠而蚤死人恨其天褚淵老而

失節人恨其壽是以謂之缺陷

自古好清者多濁報好靜者多勞擾報好潔者多污穢報好富貴者多貧賤報好名譽者多譖毀報此何以故從來清福洪福皆由於前世前緣而一不出於自然似與造物者爭衡終爲天地所忌所以反是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森森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階金堦王孫公子
遊女俠容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范雲爲梁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且下雲忽感
疾恐莫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懇其卽愈文
伯曰卽愈甚易恐二年後不起耳雲曰數月
猶可何況二年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
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裏以溫松翼日而瘳
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身

既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可謂大迷不悟者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指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時人又爲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彼諛者。所謂枉做小人非邪。

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

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爲○矣○世○之○趨○利○似○此○

王○旦○與○內○臣○周○懷○政○公○事○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慮○遠○

問○人○情○何○似○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問○世○事○何○似○曰○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頓○肉○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斤斧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艸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

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裕定哉。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

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宮人醜盡身莫嫌明
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
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凡人遭困窮當反顧回
思便自擺脫馮瀛詩云冬去冰自泮春來艸
自生詩云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又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孟年少合
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處

窮者玩此語可舒鬱懷。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誦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

給云皆走散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珠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投荒過家其一磨勘需調皆極極。桑榆猶戀鷄肋。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解木因以命題。東山曰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髯。

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卷○二
執○友○知○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昨非菴日纂二集惜福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宣漢奉甫輯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粿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皂筴以餘灑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芴風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

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貴而追思夫農
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
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
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
有不足於今日善平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
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

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兵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爲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

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閭扉脫驟。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

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
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豪侈之
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
家狀敝衣寒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
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承數百斤鬻之
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

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卽命史書於冊。

韋賈至延州見弟孝寬。寬以所乘馬與之。賈惡其華飾。笑謂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同出。不與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

緣不儉官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隸欲多交遊
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
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
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
井臼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哉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王珍珠投
置其中汲水供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
獨孤氏亦出紅妝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

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
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
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
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
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遊虞孝
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
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
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頓爲襄州日點

山燈一、上油二千五百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寶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羞備珍奇厨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而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彙、究皆禍不旋踵、豈特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胡玄毓曰、物力已殫、俗性日奢、延賓一席、動至

數十品。昔人云：高堂一席酒，貧寒一歲糧。又曰：珍羞百味，無過一飽。若何以有限之財，作無用之費。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饑。馭人求艸，湛良久曰：可與飲。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得以粟。倉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糝。吏請以粟

食之。公曰。非爾所知也。夫百姓。晷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鳥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鳥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吾心已慰。若粟之在倉。與在民。吾何擇焉。

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若難。

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

段文昌精饌事。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食憲。章吁一飽外。更復何須。乃營營若此。彼突無烟者。何以處之。

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義琰曰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其後木腐棄之。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穎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困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穎。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奢自奉。奈何。器浮甚於五侯。統綺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

是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鄰家起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是儀家。權曰。是子羽儉。必非也。令人親至。果是鄰舍。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夏侯直性節儉。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王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
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
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
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食丞純肥美
異常帝怪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
食未畢便去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吏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接庶弟酒增瑞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梁魚弘語人云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
生世如白駒過隙富貴在何時部曲數百悉
衣錦袍赫奕當道噫安得此亡國之言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以布
被規之公歎曰今日之俸雖錦衣玉食何患
不能顯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俸豈
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稍異家人久奢不
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鑠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

之使者大慚。

唐明皇爲虢國夫人。創合歡堂。費萬金。堂成。工人徵價外。更邀賞。授以絳羅五千段。工人嗤而不顧。曰。平生能殫於此矣。苟不知信。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日。而投於堂中。使有閑隙。得亡一物。卽不取。工直也。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略無所傷。旣撤瓦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噫。羯鼓來而

堂爲離黍矣。容膝外皆餘地。浮逞將以何爲。
昔賢有云。瑣窗秘閣。先埋地獄之根。曲沼方
池。自沸苦海之浪。誦此悚然。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亂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
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包之。召公美共食。
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
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溟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債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噫！侈肆如此，不傾何待。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列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

粟貧家一盞燈。樞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
知。猶憾笙歌無妙曲。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
一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莖
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
厨食饋公。置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
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
免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飮。一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或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度

侯聞之。擊節嘆賞。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反。梁廢東昏。焚奢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國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過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熙寧間。故太師拱宸。在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
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
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登處其中。
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
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發。咲。

裴坦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聞之不樂。一日
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碟。迺臥魚犀。遽
拂袖出。曰。破我家也。令撤回。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

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司馬溫公曰。吾代本清白。性不喜浮靡。自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輒羞棄去。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值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谷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劍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宋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路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醴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

爲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儉爲美德。然怪而成忍者。卒致敗亡。唐柳慶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取鹽一撮者。鞭之見血。夏侯彪暑中食飲。生蟲。不容斲。役瀝口奴盜食醬肉。捉蠅與食。令嘔出。鄭仁凱有小奴告履穿。凱喚門夫着鞋者。上樹取李。門夫脫

鞋而上。凱密令小奴着鞋以去。鄧祐巨富。只口腹自供。孫子私用一鴨。祐以擅破家資。鞭之噫嘻。若輩可爲儉乎。富人死入冥途。鬼卒向之索貲。富人摸袖中曰。家中廣有。惜未攜些來也。嗚呼。若輩可發深省。

范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

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筭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宋太祖一日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厭此猶常愧之